





皇朝類苑卷之十

名臣事跡

大官高壽者

本朝大官最享高壽者凡三人曰退傅張公士遜樞  
相張公昇趙少公概皆壽至八十六又二人次之曰  
陳文惠公堯佐至八十二杜祁公衍至八十二又一  
人次之曰富文忠公弼壽至八十餘皆不及焉故文  
惠致政以詩寄退傅曰青雲岐路遊將遍白髮光陰  
得最多蓋謂是也 仁宗薦師傅恩遇公特厚致政  
後每大朝會常令綴兩府班公時年已八十餘而拜

跪輕利 仁宗晚乃飛白百歲二字賜之公遂進歆  
以謝優詔褒答此雖漢顯宗之遇相榮不過是也青箱  
記

### 將相世家

李密學濬與李昌武宗諤同宗同歲月後一日而生  
二人者畢生休戚慘舒一與之同及昌武死濬亦後  
一日卒昌武即司空助第三子在玉堂 真宗召公  
同丁晉公侍宴玉宸殿 上曰朕嘗思國家將相之  
家世緒不墜相繼曹彬爾聞卿家尤更雍睦有法朕  
繼二聖基業亦如卿家保守闕闕東軒  
筆錄

### 大臣奢儉不同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欽  
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点油燈尤  
好夜晏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連旦每罷官去後人至  
官舍見厠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  
儉在官未嘗燃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  
談而已二公皆為功臣而奢儉不同如此初公壽考  
終吉萊公晚有南迁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  
為戒也歸田  
錄

### 貴門子弟

初翰林學士彭 不訓子弟文學恭軍范宗翰上啟  
責之曰王氏之琪珪玳瑁器畫璠璣韓氏之綜絳績  
維才皆經緯非廢而得由學而然謂王氏皆以玉為  
名韓氏亦皆以系為名故云璠璣經緯大之天下之  
衣冠子弟取高科者唯王韓二族為盛故去之人名  
舉之以訓子弟為

名臣傳

### 陳恭公

陳恭公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注  
獻老人星圖以為壽獨其佐去修獻范蠡遊五湖罔  
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遍舟五湖恭

公甚喜即日上表納劄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  
仕

二

陳恭公事 仁宗兩為相悉心盡瘁百度振舉然性  
嚴重語言簡直與人少周旋接賓客以至親戚骨肉  
未嘗從容談笑尤靳恩澤士大夫多怨之惟 仁宗  
常曰惟不昧者我陳執中耳及其薨也韓維張洞謚  
之曰榮薨 仁宗賜謚曰恭薨後月餘夫人謝氏維  
卒一子總七歲官葬日門下之人惟解賓三至墓所  
世人嗟悼之梅堯臣作挽詞兩首其載其事曰位至

三公有恩加錫謚無再調金鉉鼎屢刻玉麟符已嘆  
鳶同穴還悲鳳少雛擁塗看肉簿誰為畢三虞公在  
中書日朝廷百事崇王官多不喜天子以忠富貴人  
間有恩榮歿後陰若非笳鼓咽寂寞奈秋風東軒  
筆錄

文潞公

至和初陳恭公罷竝用文富二公潞公正衙宣麻之  
際上遣小黄門密於百官之中聽其議論而二公久  
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注：相賀黃門其奏上大  
悅余時為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殿上問新除彦博  
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為對上曰自古人君用

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故  
余作文公批荅云永為商周之所記至于夢卜之求  
賢孰若縉紳而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也  
廬陵居  
士集

又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母瑛鄆人也至和中瑛  
上言陝西鉄錢不便于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  
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鉄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為  
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  
擾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纈帛數百疋使賣之曰

納其直盡以鉄錢勿以銅錢也于是衆曉然知鉄錢  
不廢市肆復安並陳水紀聞

### 錢思公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惟喜讀書坐則誦  
經史卧則覽小說如廁則閱小詞蓋未嘗頃刻釋卷  
謝希深亦言与宋公垂同在史館每登廁必執書以  
往諷誦之声琅然聞于外近其篤學如此余曰謂希  
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  
也蓋惟此尤可以局思耳並序陵居士集

### 張文定

張僕射齊賢軀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猪肉每食  
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公  
常以五兩為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頓服之淳化中罷  
相知安州安陸山郡未嘗識達官見公飲啗不類常  
人舉郡驚駭常于賓客會食厨吏置一金漆大桶于  
廳側窺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浸漬浸溢  
滿桶郡人嗟愕以謂享富貴者必有異于人也然而  
晏元献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每折半餅以筋卷  
抽去其筋内捻一頭莖而食此亦異于常人也歸田錄

### 李文定

李文定公為叅知政事時 仁宗為皇太子文定兼  
賓客一日召對滋福殿欲相之固辭俄而太子出謝  
曰蒙恩以賓客為宰相 真宗顧謂曰尚可辭耶仍  
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之  
與丁謂爭事罷天下之人皆以寬直許之 東齋  
記事

又

李文定公迪罷陝西都轉運使還朝是時 真宗方  
議東封西祀脩太平事業知蔡州曹瑋奏羌人潛謀  
入啟請大益兵為備 上大怒以為瑋虛張虜勢恐  
嚇朝廷以求益兵以迪新自陝西還召見示以瑋奏

問其虛寔欲斬瑋以戒妄言者迪回奏曰瑋良將不  
必妄言臣觀 陛下意不欲從鄭州門出兵耳秦之  
旁郡兵數為小冊常置鞞囊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  
上曰趣取之迪取于鞞囊以進 上曰某州某州兵  
若干戍秦州卿即傳詔於樞密發之既而虜果大入  
啟瑋迎擊大破之遂開山後之地奏到上喜謂迪曰  
山後之捷卿之功也及上將立章獻后迪為翰林學  
士屢上疏諫以章獻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章  
獻深啣之周懷政之誅 上怒甚欲責及太子群臣  
莫敢言迪為叅知政事候 上怒稍息從容奏曰



陛下有幾子乃欲為此計 上大寤由是獨誅懷政  
等而東宮不動迪之力也及為相時 真宗已不豫  
丁謂與迪同奏事退既下殿謂矯書詔欲為林持還  
官迪不勝怒與謂爭辨引手版欲擊謂：走獲免目  
相論奏詔二人俱罷

相迪知鄆州明日謂後為留相迪至鄆具半載 真  
宗晏駕貶衡州團練付使侍禁王仲宣押迪知衡州  
仲宣知鄆州見通判以下而不見迪：惶恐以亦自  
剗人救得免仲宣凌侮迪脇無不至人注見迪者輒  
籍其名式饋之食留至真商棄損不與迪客鄧餘怒  
曰監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耶鄧餘不畏死汝殺我  
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不離左右仲宣頗憚之迪  
由是得全迪至衡州歲餘除祕書監知舒州章獻太  
后上僊時迪以尚書左丞知河陽 上即位召請詣  
京師加資政殿學士數日復為相歲餘罷

宋鄭公

宋鄭公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初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為二宋其後為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者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郊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快之不獲已乃改名庠字公序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終而譖者竟不見用以卒足可以為小人之戒也

歸田錄

又

宋丞相庠早以文行負重名于時晚年尤精字學嘗

手校郭忠恕佩觿三篇室玩之其在中書堂吏書牒尾以俗跡書宋為宋公見之不肯下筆責堂吏曰吾雖不才尚能見姓書名此不是我姓堂吏惶恐改之乃肯書名

歸田錄

錢文僖

錢文僖若水嘗率眾過河號令軍伍公布行列悉有規節深為成將為伏上知之謂左右曰朕嘗見儒人談兵不遇講之于樽俎視席之間於文字則引孫吳述形勢皆閑暇清論可也責之于用則罕有見成效者今若水亦儒人曉武深可喜也時北戎猶擾

上密以手札訪之公奏曰制邊滅戎之策無他臣聞唐室三百年而魏博一鎮北戎甚少不及今日之盛大戎未嘗侵境者蓋幽薊為唐北門命師屯兵以鎮之稍有侵軼則呼吸應敵時言者請城綏州積兵禦党項詔公疾乘傳往按至則乞罷時論聽之上嘗語左右曰朕觀若水風骨秀邁神仙姿格苟用之才力有餘朕止疑其筭部蹙隘若至大用恐愈迫之其後果然

王壺清話

鄭毅夫

鄭毅夫入翰林為學士教月今左揆王相因繼入玉

堂故事以先入者班列居上鄭公奏曰臣德業學術及天下士論皆在王某之下今班列審居其上寔不遑安欲乞在下主上面諭之揆相固辭曰豈可循鄭某謙挹而變祖宗典故耶又教日鄭公乞罷禁林以避之主上特傳聖語王某班列鄭某之上不得為永例後揆相為鄭父誌其墓語筆授重至挽詞有欲知陰德事看取玉堂之句佳其謙也

唐質肅

唐質肅介一日自政府歸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為汝苛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

然汝苛窮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

張文節

天聖中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歲入見莊獻母儀天下見其二侍婢老且陋怪其過自賤納對以丞相不許市妙羊者曰勅國封密市二少婢或丞相問但言吾意國封遂買二女奴首飾服用不啻三十餘萬一日文節歸第二婢拜于庭文節詢其所自國封其以告從容指旁二侍姬謂夫人曰此二姬乃夫人昔日之媵今出之亦無所歸固當終身于此耳若二妹齒未踰笄將嫁少羊子問去之事固不可知若令守一老

翁甚無謂也雖然太后聖慈垂其之志豈可踰也他日入見宜以此懇敷奏遽召宅老呼二婢之父兄對之折券并首飾衣服舉之俾為嫁資謂曰若更願于人必當送府勸罪

燕澠水

二

桑贊以旄節鎮古城張文節在幕下秦月給幕戒厨料人十五以下文節家貧食甚衆命倍給之文節亦止其丰或不得已遇有所用即其所用之數聞于秦歸其餘于帑藏贊雖武人嘗謂文節曰公異日必大用恨吾老不能見也祥符中文節為京東轉運使奏

稱昔在桑贊幕下知臣長厚今贊死葬濟州子弟悉  
官于外臣乞每遇寒節暫至贊墓拜掃詔可之自是  
歲一往祭奉之禮如在相府凡桑氏子孫來見者待  
之有如骨肉

歸田錄

楊文公

楊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剛勁寡合有惡之者  
以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于一小閣淡在  
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問藁教篋以示大  
年云卿識朕書跡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  
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人

所譖矣由是佯狂奔于楊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  
眷顧無比晚年思禮漸衰亦由北也

歸田錄

劉溫叟

秘書監劉溫叟父岳退居河陰劉溫叟方七歲嘗謂  
客曰豈老矣他無覲得世難消息與見偕為溫路  
之耕釣烟月為太平之漁樵平生足矣後記之語曰  
名為岳後為學士溫叟晉少帝時又為學士當五榮  
之受命之日抱勅立堂下其母未與之見隔簾聞魚  
鱗声俄而開篋二青衣奉一箱至庭則紫袍衣也母  
始捲簾見之曰此則汝父在禁林內庫所賜溫叟捧

號開影寢列祀以文告其先方拜母度以父名岳終  
身不聽樂大朝為有樂亦以事辭之容有犯其諱則  
慟哭急起与之遂絕 太宗聞之喜嘆益久温叟時  
為中丞家貧 太宗致五百緡以贈之拜祝訖以一  
櫃置于御史府西楹令來使緡鑄而去至明年端午  
以執扇角黍賜之視其向時封宛然所親諷之曰晉  
所贈緡恤公之貧盍開扉以濟其乏温叟曰晉王身  
為京尹凡為天子吾為御史長拒之則似鮮敬受之  
則何以激流品于後 太宗聞之益加嘆重

見東軒  
筆錄

張鄧公

退傅張公光化軍生百日始能啼襁褓中喪其父母  
少孤貧讀書武當山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子有道可  
隨我學仙公不欲道士亦勿強曰有不然亦位極人  
臣公以淳化三年孫何榜中及第久困係調年幾五  
十始轉著作佐郎邵武縣還朝以文贄楊公大年比  
二日至門下連隨楊公與同輩打葉子門吏不敢通  
公亦勿去楊公忽自窓隙目之知非常人也延入款  
語又觀所為文以為有宰相器未幾荐為御史尋充  
壽春 由此際會遂登台輔然公寬厚長者記存  
故舊嘗與邵武姓魚一僧相善及貴猶不忘其人使

其弟子守仙亦沾錫年致政亦時遺守仙物不絕答  
書皆親筆其敦篤如此並青箱  
襟記

二

淳化中張節公為射破令會歲旱禱于白崖山陸使  
君祠遂雨立廷下若聽命然雨足乃退蜀人刻石記  
其祠中真宗時為廣東轉運使會詔天下置天慶  
觀公曰請即舊規為之以舒天下土木之勞湘山野  
錄

杜初公

杜初公衍越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其祖愛之初時  
祖父脫帽使公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

一竿与之使挾以自泛公一手挾竿一手執帽漂流  
久之救得免而帽竟不濡前母有二子不孝悌其母  
改適河陽錢氏祖父卒公十五六其二兄以為其母  
匿私財以遣人就公案之不得以劍砍之傷腦後走  
其姑、匿之重療上出血數升僅而得免乃詣河陽  
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路間貧甚傭書以自資嘗  
至濟源富民家相其容奇之因妻以女由是資用稍  
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貫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  
禮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乃皆  
為之婚嫁東軒  
筆錄

二

杜初公以官師致仕于南都時新榜一魏我者出倅  
 巨藩道由應天太師王資政舉正以其年少高科方  
 得意于時盡假以牙兵寶轡旌鉞尊從呵擁特盛初  
 公遇于通衢無他路可避乘款段裘帽暗弊二老卒  
 飲馬側立于旁舉袖障面新貴人頗恚其立馬而避  
 問從者曰誰乎卒對曰太師相公

湘山野錄

三

杜正獻公為相蔡君謨孫之翰為諫官屢乞出仁  
 宗云卿等審欲得郡當其所欲乞奏來于是蔡除福

州孫除安州正獻公曰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  
 如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為叅政不肯書曰  
 某初不聞正獻懼即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正獻當  
 明日奏審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府時  
 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為相雖中書事亦不以訪公曰  
 言君臣之間能全終始者蓋難也

東軒筆錄

卷之十終



上無補以中書軍又感此中書軍亦不以爲公區  
 則且奏請求當彙其與書西五始信似亦西所部  
 其以不聞五嶺與楚之由北並署此者皆附五嶺當  
 此書上何之聖書軍請部制恭公以參其不肯書曰  
 朕終制安抵五嶺公何難言無也出爲非美臺子且

皇朝類苑卷之十一

名臣事跡

元大叅

大叅元厚之公成童時侍錢塘府君于荆南每從學  
 於龍安僧舍後三十年公以龍爲戴卿帥于府昔之  
 老僧猶有存者引旌鉞訪舊齋而門徑窓扉及泉池  
 釣遊之跡歷々如昨公感之因搆一巨堂榜曰碧落  
 手寫詩于堂詩有九重侍從三明主四紀乾坤一老  
 臣及過廬都失眼前人之句雖向老  
 而男子雄膽之氣殊未衰歌未幾果以翰林召歸為

學士俄而又叅熙寧大政真所謂乾坤老臣也其堂  
遂為進後之大觀湘山

馮文懿

仁廟初纂臨升袞纔十二歲未能待旦起已日高時  
明肅太后垂箔擁佑一日遣中人傳旨中書為官家  
年小起晚稽留百官班次每日祇來這裡取斷語會  
首台丁晉公在告惟馮相極在中書衆奏曰乞候  
丁謂出廳商議殆丁叅告果傳前語晉公口奏曰臣  
等止聞上皇帝傳寶受遺若移政于他處則社稷之  
理不順難敢遵稟晉公由此忤明肅之旨復面謂同

列曰此一事諸君即時自當申奏何必須候某出廳  
足見顧藉自厚也晉公更衣馮謂魯叅曰渠必獨作  
周公令吾輩為莽卓真乃真宰相存心也初寇忠愍  
公南貶日丁當秉筆謂馮相曰欲與竄崖又再涉鯨  
波如何馮但唯唯丁乃擬除雷州及丁之貶也適當  
馮相秉筆謂魯叅曰鶴相始欲貶寇于崖當有鯨波  
之嘆今暫屈周公涉鯨波一巡竟竄崖湘山

二

馮極之父為中令趙普家內知蓋幹當本宅事者也  
一日中令下簾獨坐極方十餘歲彈雀于簾前中令

熟視之召坐與語其父遽至惶恐謝通中令曰吾視汝之子至貴人也曰指其所坐榻曰此子他日當至吾位馮後相真宗仁宗位至侍中

趙叅政

趙叅政汾人太宗建試愛其辭氣明俊擢真中  
科未幾拜中丞上幸金明池舊例臺臣無從游之  
制太宗喜之特召預宴自公始也擢為樞密付使  
時陳象與董俊俱為盜鉄付使胡旦知制誥盡同年  
是夕會飲于樞第棊觴弧矢未嘗虛日無何乘醉夜  
公方歸金吾吏遂夜候馬首声喏象醉鞭其吏曰金

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都人嘖曰陳三更董半夜趙  
公曰是坐敗崇信軍淳化中以諫議起知天雄

大河貫府蓋壕滑革蓄芻茭者利厚價欲售之誘奸  
人穴其提使公知之伏劍露刃盡取豪芻廩積給用  
其蠹遂絕又漳河忽漲流入御河陵府城公集禁卒  
殺羊為酒募豪右資散卒負土護之皆樂從不數日  
水退城完就加給事叅政召還上召乘疾至赴京書  
太宗咲曰公半夜之會不復有之公叩陛泣謝

錄筆

東軒

孫奭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幼好學博通書喜講其說 太宗瑞拱中九經及第再調大理評事充國子監直講 太宗幸國子監召奭講尚書說命三篇奭少年位下然音讀詳潤 帝稱善曰天以良弼資商朕獨不得耶曰以切勵輔臣賜奭緋章服累遷都官員外郎侍諸王講賜紫章服 真宗即位令中書門下諭奭欲任以他官奭對不敢乃罷諸生侍講頃之自朕方負外郎除工部侍郎充龍圖閣待制會 真宗幸亳州謁太清宮奭上言切諫 真宗不納遂為解子不納婢妾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年七十有司謚

宣奭舉動方重議論有根底不肯詭隨雷同 真宗封禪符瑞屢降群臣皆歌誦盛德獨奭正言諫諍毅然有古風采又精力字同定論語爾雅孝經正義請以孟軻書錢枚復鄭氏所注月令初五日郊從祀神不設席尊不施幕七祠時饗獻神齋福止用一尊不設三登歌不雍徹冬至攝祀昊天上帝外紀上七十位饗先農至折穀之前上下釋奠無三獻宗廟不備二舞奭皆言其謬闕並從其增改云又建言家祀六天帝止是天之六名寔則一帝今位號重複不合典禮各宜罷五帝雩祀設五帝昊天帝位乞于羣臣議

定時習禮者少又憚改作其說不行撰崇祀錄繫記  
圖五經節解五服年月傳于時三子瑤虞部員外郎  
琪衛尉寺丞早卒瑜殿中丞金坡遺事

寇萊公

真宗次澶淵也一日語萊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  
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在虜境也何人可為  
朕守魏萊公曰當此之際無方畧可施古人有言曰  
智將不如福將臣現叅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宜  
可為守于是即時進殿出勅退召王公于行府諭以  
上意授勅俾行王公茫然自失未及有言萊公遽

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叅政為國柄臣當體  
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就塗身乃安也遽酌  
大白飲之命曰上馬杯王公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  
萊公答拜曰叅政勉之迴日即為同列也王公馳  
騎入魏方戎虜滿塗無以為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  
坐越數日虜騎退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  
學士如萊公之言也或云王公教進疑辭于上前故  
萊公因事出之以成勝敵之勳耳東軒筆談

二

袁 太監常言曾守官營道聞史官言寇萊公始謫

衡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竟荷瓦木不督而會  
公宇立成願亦雄壯守土者聞于朝遂再有海康之  
行始戒塗吏民遮道馬復蹶踏不進寇以策叩馬曰  
吾尚敢留滯耶汝何不行馬即前去寇泣曰語丁謂  
我負若何事致我于極地耶其後丁自朱崖移道州  
袁當接其語論遂以所聞質之丁曰寇自粗疎先朝  
目節日賜宴于寇相第寇好以大白飲人時曹利用  
為樞密付使不領其意寇曰某勸大傅酒何故不飲  
曹竟不濡唇寇怒曰若一夫耳敢尔耶曹厲声曰  
上擢某在樞府而相公謂之一夫明日當于上前辯

之自此二公不恟厥後發萊公之事者曹貂也預謂  
何事然中外皆知萊公之禍丁有力焉而二公之在  
政府也當太平之盛至于贊變王度亦無善惡之大  
者至今天下識与不識聞萊公之名則許以忠蓋言  
晉公之為則目為奸諛豈非丁以才過其寔寇以寸  
誠過其才欬錄倦遊

三

寇萊公卒于海康詔許歸葬道出荆南之公安縣邑  
人迎祭于道斲竹插地以掛紙錢竹遂不根而生滋  
茂迨一畝邑人神之立廟于側祠宇爰潔祀奉甚謹

侍讀王公樂道其事于石名臣傳

四

寇準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丁謂叅知政事嘗會食于中書有羹汚準鬚謂與拂之準曰君為叅預大臣而與官長拂鬚耶謂顧左右大愧恨章聖既倦政而丁謂曲意迎合太皇之意有臨朝之謀準便殿請對言太子睿德天成足以任天下之事陛下胡不恊天下人係望謂社稷之大謀引望大明敷照重霄若丁謂恃力而挾奸曹利用恃權而使氣皆不可輔幼主恐亂  
陛下家事司俯伏鳴咽流涕  
 真宗命中人

扶起懈諭之明日謂之党以急變聞飛不軌之語以中準坐是罷相乾興元年二月貶雷州司戶叅軍皆謂所為也赴雷州時道出公安剪竹挿于神祠之前而祝曰準之心若有負朝廷此竹必不生若不負國家此枯竹當再生其竹果生後范仲淹作藥石詩言準無辜被誣天聖元年閏九月移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祭酒衡州司馬蓋上知其無辜將復其位其月死貶所年六十三尋復官爵謚忠愍及上即位北使至賜宴惟兩府預焉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地起接臺相公坐中無答丁謂令譯者謂曰

朝廷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啟公抚南夏非久即還  
東軒筆錄

五

天禧末真宗寢疾章獻明肅劉太后漸預朝政  
真宗意不能平寇萊公撥知此意遂欲廢章獻立  
仁宗冊真廟為太上皇而誅丁謂曹利用等於是  
引李迪楊億曹偉盛度李遵勗等叩力處畫已定凡  
誥命盡使楊億為之且將奉事會萊公曰醉漏言有  
有人馳報晉公晉公夜乘犢車往利用家謀之明  
日利用入畫以萊公所為白太后遂矯詔罷公政事

及真宗上仙乃指萊公為反而投海上其事有類  
上官儀者天下冤之楊億臨死臥當時所為詔誥及  
始末事迹付遵勗收之至章獻上仙遵勗乃抱億所  
留書進呈仁宗及叔陳本末仁宗盡見當日由  
直感嘆再三遂下詔湔滌其冤贈中書令謚曰忠愍  
又贈楊億禮部尚書謚曰文凡預萊公党而被逐者  
皆詔雪之故億贈官制曰天禧之末政漸中微能叶  
元臣屏儲極蓋謂是也

丁晉公

丁晉公至朱崖作詩曰且作白衣菩薩現海邊孤絕



宝陀山在朱崖作矜集百餘篇皆為一字題寄歸西  
洛又作大香傳叙江南諸香又作諸郡名配古人姓  
名詩人集近人詞賦而為之序及佗記之題詠各不  
下百餘篇蓋未嘗廢筆硯也後移道州旋以秘書監  
致仕計于光州居住流落貶竄十五年髭鬚無頰白  
者人亦服其量也在光州四方親知皆會至食不足  
轉運使以聞有旨給東京房錢一萬貫為其子珙數  
月呼博而盡臨終前半月已不食但焚香危坐嘿誦  
佛書以沉香煎湯時：呷少許啟手足之際付囑後  
事神識不乱正衣冠奄然化去其能榮辱兩忘而不

變不沮真異人也

陳康肅

真宗欲擇臣寮善弓矢美儀彩者伴虜使射弓時獲  
倫者惟陳康肅堯咨可為陳方以詞職進用時晏元  
獻為翰林學士太子左庶子事無巨細皆咨訪焉  
上謂晏曰陳某若肯換武當授與節鉞卿可諭之時  
康肅燕国馮太夫人尚在聞範彘毅陳曰當白老母  
不敢自高既白之燕國命杖撻之曰汝策名第一父  
子以文章立朝為名臣汝欲叨竊寵祿貽羞于闕闕  
恐乎目而無報 真宗遣小璫以方寸小紙細書問

晏曰主皮之議如何小璫誤送中書大臣慌然不諭  
次日稟奏 真宗不克笑而問之曰朕為不曉此一  
句經義因問卿等止黜其璫亦不加罪

湘山  
筆錄

張洎

張洎在園城中作蠟丸帛書間道求北戎之援為邊  
候所得洎歸朝 太宗召洎詰責以書示之洎神色  
自若徐曰此臣在國中所作 太宗厲声曰汝國稱  
藩事大何乃反覆如此汝寔為之誰之過也洎曰當  
危難之際望延歲月之命亦何計之不為臣所當帛  
書甚多此特一耳 上喜之曰忠臣也召坐慰勞之

魏王  
別錄

崔遵度

真宗為壽春郡王開府 太宗詔宰執為朕選端方  
純明有德學無過闕臣寮二人為王友僉擇累日惟  
得崔遵度張士遜耳遵度与物無競口未嘗言是非  
清潔完靖不喜名勢掌石史十年每立殿墀匿身楹  
檻之外以避顧盼善琴得古人深趣著琴箋十篇鳴  
琴于室妻子殆不得見通夕只聞琴声

東軒  
筆錄

竇尚書

竇儀開竇中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 帝患之欲

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奢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勲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重帝不悅儀歸言于子弟張酒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嘗有憾于普又喜于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勲旧脫袍多遜遂叅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儀弟僎僎僖並舉進士父禹鈞范陽人為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皆成名士風冢法為時之表馮道贈禹鈞詩云燕山竇十郎教子有

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人多傳誦儀至禮部尚書僦至禮部侍郎皆為翰林學士僎左補闕僎為晉府賓佐後至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僖起居郎僎文甚高皆有集在秘閣僎亦有文晉府記室

文公談苑

二

王著既貶官內署闕人太祖謂范質等曰王著昨以酒失深戾之地當選慎重之士處之質等對以前朝學士惟竇儀清介謹厚然須自翰林迂端明今又官為尚書難于召復太祖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朕意令勉赴所戕即日再入翰為學士

金坡遺事

王文穆公

王文穆公欽若臨江軍人母李氏父仲華常侍祖郁任官鄂渚而李氏有娠就薦之夕江水暴溢將壞廨舍亟迁于黃鶴樓始媿身生男即公也時隔岸漢陽居人遥望樓際若有景氣象云又公昔歲行莆田道中宿于村舍夜起視天中有赤文成紫微二大字光耀奪目使蜀還褒城路中有人展謁熟視刺字乃唐相裴度告公默定之語及言公他日當貴茲亦異矣後公每設壇祀神必篆紫微二字陳于醮所又輟俸修晉公祠于莆田作記以述其盼禦云

青箱襟記

二

真宗封岱祀汾雖則繼述先志昭答靈貺中外臣民協謀同欲然寔由文穆之力贊焉故章一聖祀畢登太平嶺偕近臣周覽前代碑刻內一碑首云朕欽若昊天真宗頌文穆笑曰元東此寺前定只是朕與欽若此與隋史萬歲討蛮人洞遇碑云萬歲後過此頗相類

三

文穆王公不惟被章聖願遇至于明肅太后亦深眷焉先是知邵武軍吳植餉金于文穆而誤投沂公

東題本

之第沂公以聞相坐追停文穆以不知特寢不問故  
相之貶詞曰如何匪人瀆我元老此可見矣青箱雜記

孫資政

孫資政沔出師環慶宿管城值夏州進奉使至或白  
當避公曰使夏國主自入朝亦外臣猶當在某下况  
陪臣乎差使遂宿白沙 仁廟聞而嘉之

卷十一終

皇朝類苑卷之十二

名臣事跡

石守道

石守道學士為舉子時寓學于南都其固窮苦學立  
無比者王侍郎聞其勤約回會客以盤餐遺之  
石謝曰甘脆者亦某之願也但日享之則可若止脩  
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便以食還王咨重之倦遊

韓丕

廬山白鹿觀有道士王某通五經結茅廬教十區講  
授生徒幾百人韓丕亦嘗從之學王間遣生徒往迎

村市酒一日命韓挈盞以往王謂諸生曰韓秀才風骨粹重向去進士不可量也然到山歲餘未嘗見其所業命破高索其卧室中于席下得柶葉厚四寸或二三菜或十教菜以細梗貫之乃韓之著述也王見之驚駭自此加礼其待之其後官至貳卿翰林學士倦遊

曹侍中

曹利用以蔭補殿前承旨嘗述備邊之策契丹南侵六師薄伐至于澶淵契丹遣使求和真宗曰須忠義識畧之人可以入敵境現其誠偽不必限以位秩

高下二府荐利用可使真宗曰是常陳邊事者召見首陳和戎息民為便上問家所在利用曰臣盡節得死為幸豈顧家為乃假崇儀副使將命至大名路梗不通縋城而下晝夜兼行抵虜帳戎主請割關南地利用慷慨宣國威灵称朝廷歲以繒帛為遺可也遂与韓祀同还以書詞未遜復与祀往虜遣王继忠与利用言两朝歡好寔為美事虜主年少頭兄事南朝又遣姚東之俱來講解遂北歸

李詢

李詢授龍圖閣李士知開封府詢嗜酒常早朝上奏

事宿醒未解酒氣醺然衝于御座上謂曰開封府  
煩卿宜酌酒詢再拜謝罪然不飲酒不樂竟以過度  
而卒

韓忠獻

臣唐英嘗聞縉紳先生言故太師許國公在中書日  
嘗見天下諸路有司撻拾民吏小過輒顏色不悌曰  
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至魚草木皆欲得所夫  
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司二千石其  
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于聖世持心如此昔袁  
安不以贖罪鞠人其韓公之謂乎名臣傳

王文正

祥符初趙德明上言本國飢求粟百萬斛大臣皆請  
以違誓責之王魏公曰獨請粟且如教于京師詔德  
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大慚且嘆朝廷有人  
燕談

二

王魏公與楊文公大年友善疾篤延大年于卧内託  
草遺奏言忝為宰相不可以將盡之言為宗親求官  
止叙平生遭遇之意表上真宗嘆惜之遽造就第  
取其名教錄進凍水紀聞

王旦字子明大名人祖澈進士及第官左拾遺父祐以文學知名知制誥二十餘年至兵部侍郎風采精審旦少時祐嘗明以語人謂旦必至公輔手植三槐於庭以識之旦幼聰悟寬裕清粹太平興國中一舉登進士第除大理評事知岳州平江縣事徙監潭州酒稅知州事何承矩荐其行太宗召除著作佐郎是時方興文學備二館建祕閣求文籍旦以選與校正遭父喪迨出供職端拱中通判鄭州事月餘徙濠州成以旦為玉清昭應宮使鑄天尊銅像成旦為迎奉

成上是有朕云

聖像大禮使王符閣成又為天書刻玉使車駕幸亳以旦為奉祀大禮使上以兗州壽丘為聖祖降生之地于是度建景靈宮以旦為朝脩使宮成拜司空國史成進拜司徒天禧元年進拜太保並同章事聖祖上尊號以旦為太極觀奉上册使旦在政府十有八年以疾辭累章不許及自兗州還懇請倫至乃詔冊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起居同入中書遇軍國有重事不以時日並入參決旦聞之惶恐拜章訖寢息合門俟命乃止增封邑而優假之教率如前詔既而疾甚求對便殿杖以升坐上見其癯瘠惻然



度下疑脫去

許之旦退復上奏明日冊拜太尉依前王清昭應宮  
使罷知政事特給宰臣月俸之半仍令禮官尚書  
省都堂署事之儀未及行其年九月己酉薨冊贈太  
師尚書令謚文正上出次叢哀群臣奉慰擢其弟度  
胤外郎旭為司封負外郎子大理評事睦為衛尉寺  
丞兄子大理寺丞弟子衛尉寺兄胤為大理寺丞外  
甥韓綱蘓舜元范禧並同學究出身子素弟子徽俱  
官素補太常寺太祝徽秘書省校書郎初旦與錢  
若水同在史館知制誥有僧善相謂若水曰王舍人  
他日位極人臣富貴無與比若水曰王舍人面偏而

喉骨高如何其貴也僧曰作相之後面當自止喉骨  
高者主自奉薄耳後果如其言旦以寬厚清約為相  
幾二十年遭時承平人主寵遇至厚公蕪自守中外  
至今稱之寡嫂敬謹抚弟妹有恩祿賜所得與宗  
族共之家事悉委弟旭一無所問遇恩蔭補徧于羣  
從自歿之日諸子猶有布衣者性好釋氏臨終遺命  
剃髮着僧衣服棺中勿藏金玉用茶毗火葬法作骨  
塔而為墳其子弟不恐但置僧衣于棺中不藏金玉  
而已旦以疾不愈上命有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  
直省吏扶之見于延和殿勞勉教四問曰卿今疾亟

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之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  
 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是時張詠馬亮  
 皆為尚書 上曰張詠如何不對又言馬亮如何不  
 對 上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  
 莫若馭準 上憮然又曰寇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  
 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卧不任久侍遂辭退旦  
 薨歲餘 上卒用準為相涑水紀聞

四

真宗時以任中正知成都代張尚書言者以為不可  
 是時王文正公為相 上問之對曰非中正不能守

詠之之規他人狂妄有變更矣 上是之言者亦伏

王之能用人也 湘山 荃錄

五

王文正公旦相 真宗僅二十年時值四夷納款海  
內無事天書荐降祥瑞沓臻而大駕封岱祠汾皆為  
儀衛使扈蹕處士魏野獻詩曰太平宰相羊：出君  
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已畢可能來伴赤松遊  
世傳王公嘗記前世為僧與唐房太尉事頗相類及  
將捐館遺命剃髮以僧服歛家人不欲止以襦褐一  
襲納諸棺然公風骨峭峻項微結喉有僧相人皆謂  
寒薄獨一善相者曰公名位俱極但祿氣不豐耳故

且雖位極一品而飲啗全少家亦不蓄声伎晚年移  
疾在告 真宗嘗密賚白金五千兩旦表謝曰已恨  
多藏况無用處竟不之受其清苦如此 東齋 記事

六

本朝眷待耆德于儀物之盛惟王文正公疾深屢乞  
骸不允扶掖求對于便坐而懇之 真宗遣皇太子  
出幕拜留曰吾方以卿翼吾兒卿瘦瘠如此朕安敢  
強翌日冊拜太尉詔禮官草儀就都堂赴上五日一  
起居起屋日入中書預叅決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  
並入至病之草公召楊文公于卧内喁以後事曰吾

深歎煩惱慕釋典頭來世得為炎芻林間宴坐觀心  
為樂將易簀之時君為我剝除髮鬚服墨色衣勿以  
金銀之物置棺內用茶毗火葬之法藏骨先塋之側  
起一茆塔用酬宿願吾雖深戒子弟恐其拘俗托子  
叮嚀告之又曰伏子撰遺表但罄叙感戀而已慎勿  
及姻戚大年謂曰餘事敢不一一拜教若剝髮僧衣  
之事此大難遵公三公也萬一薨奄鑿輅必有祓祧  
之臨自當飲贈袞衣豈可加于僧鉢乎至薨大年與  
諸孤協議但以僧衣置柩中不藏寶貨而已壽年六  
十一配享 真宗廟廷 湘山 墓錄

七

王文正公一日諭諸公曰上官泌差知河陽乃批署  
之諸公復曰公泌欲一轉運使會京東有闕諸公曰  
可差上官泌也公不對曰奏對言上官泌向日議差  
河陽亦合入一職司會京東轉運使闕吏稟上旨上  
閱泌歷曰與轉運使語公歸與相語曰王公無私如  
此

八

王文正公為兗州景靈宮朝脩使時被手詔採察河  
北京東兩路公言當官有才者十餘人皆降詔獎諭

有以問公曰為元宰將命出使而所舉不一思止得  
詔獎無乃輕耶公曰即荐之又力行之是上恩皆出  
于已矣此人臣之大嫌也

九

王文正公或歸私第不去冠帶入靜室中默坐家人  
惶恐不敢復前而不如其意後公弟問趙公安仁  
曰家兄歸時一如此何也趙公曰見議事公不欲行  
而未決此必憂朝廷矣

十

王文正公晚年官重每人家出賀立令止之曰語弟

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也公每有賜予見家  
人置于庭下乃瞑目而嘆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

十一

王文正公門庭未嘗接客公薨 上諭近臣曰王某  
家却不覺 緣當國日亦門庭清肅呂文靖夷簡魯  
簡肅宗道初叅預政事二人妻謝章憲太后語之曰  
尔各歸語其夫王某在政府多年終始一節先帝以  
此重之宜為師範也

十二

東封二府議道飾車服以盛法從諸公令人于公第

忠是中

誇是誇

日伺之而無所為王奠公欽若綉鞞以送公曰前  
恐忠已今為之公使還其直而置之奠公見其不乘  
而訝之公曰常所誇者君上之賜非不華也豈可更  
奢僭以隳制席

十三

王奠公欽若自江寧歸再執魁柄魯公時叅知大政  
凡聚議奠公不堪語諸公曰掌式相公在政府時叅  
政豈敢如此魯公咲曰王文正先朝重德豈他人可  
企苟相公執政平允宗道安敢不伏馮文懿極為侍  
中有問之曰向与掌式相公同在政府盡見国体今

異于昔何也馮曰王公德業孰可同乃彼一時此一

時也並名臣遺事

卷之十二終

皇朝類苑卷之十三

德量智識

向文簡

真宗皇帝時向文簡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日早俟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賓客必多卿注視之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方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徑入見之徐質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無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

唯：又曰自 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  
非勲德隆重眷荷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  
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  
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  
日有無親戚賓客飲宴會集亦寂無人明日再對  
上問那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 上咲  
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呂仲文

呂文仲歙人為中丞有陰德咸平中翰曹南猶民趙  
謝獄諫豪于財結士大夫根蒂特固忽御寶封軒裳

姓名七十餘輩自中降出皆昔委諫營產買妾者悉  
令窮治文仲從容奏曰更請察其人密竊姓名俟舉  
選對 之日斥之未晚 真宗從之

李及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  
德明奉使過杭州及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  
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  
榮枯大臣反掌耳而使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  
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為禍乎  
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



德明謂及僚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抗繁劇之地豈能辦耶僚佐走告及曰果然使者之言甚可惧也及咲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一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

桑湜

熙寧中王詔開熙州諸將以功近官皇城使知原州桑湜獨辭不受曰羌虜畏國畏靈不戰而降臣何功而近官執政曰衆人皆受獨公不受何也對曰衆人皆受必有功也湜自知無功故不受竟辭之時人重

其知耻

涑水紀聞

呂端

晉公言凡士大夫而居大位者先觀其器度寬厚則無不中矣昔趙普為中書呂端為參政趙普規其為事而多之曰吾嘗規呂公奏事得聖上加賞未嘗喜遇聖上抑挫未嘗惧亦不形于言真台輔之器也

錄談

盧億

盧億字子元范陽人簡儉純素有古人風在洛陽聞其子多遜參知政事家有賜金服玩多侈億愀然不

樂謂親友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吾未知稅駕之所  
矣范蜀公  
蒙求

潘承裕

潘承裕建安人有才識名重于州里王延政建國欲  
以為相承裕力諫其僭號不受偽署延政將殺之慮  
失人心囚于私第江南平建州甚礼重之以偽礼部侍  
郎判福建道凡一道之征稅獄刑選奉人物皆取決  
焉告老以尚書致仕歸洪州西山子慎脩亦為要官  
臺城危入都為置宴使館懷信驛時後弟從鑑光入  
貢亦留驛之每王師克捷外進入賀邸使督金帛之

猷慎脩獨建議以國將亡而旅賀非礼但奉物以待  
罪名斯可也太祖大喜謂使者有禮立易供帳物  
加賜牢醴深嘆重之

馮起

馮起文炳有清節任知起官儻舍園田時侍郎  
史趙承嗣掌市征炳歷任憲府承嗣以官聯素重之  
屢往見起之其質廡為出已俸百千市之起固辭不  
受未几承嗣以奸賂敗棄市由是名聞于是獲易簡  
在翰林夜召語此事太宗因此知起名後擢知制  
誥並楊文  
公談苑

呂許公

一

明肅太后臨朝一日問宰相曰福州陳絳玷污狼籍卿等聞否王沂公對曰亦頗聞之太后曰既聞而不劾何也沂公曰方外之事須本路監司奏擿不然臺諫有言中書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萬一傳聞不寔即所損又大也太后曰速選有風力更事任一人為福建轉運使二相稟旨而退至中書沂公曰陳絳猶吏也非王取不足以擒之立命進取呂許公佻首曰王取亦可惜也沂公不諭時取為侍御史遂以轉運

使取拜命之次日有福建路衙校拜于馬首云押進奉荔支到京取偶問其道路山川風俗而其校應對詳明動合意旨取遂密訪絳所為校輒泣曰福州之人以為終世不見天日也豈料端公賜問然某尤為絳所苦也遂條陳數十事皆不法之極者取公大喜遂留校于行臺俾之幹事既置詔獄事皆不寔而校遂首常納禁器于取事聞太后大怒下取吏獄具謫取南付使皆如許公之料也

二

范文正公仲淹為叅知政事建言乞立學校勸農桑

責吏課以年任子奇事頗與執政不合會有言也  
未寧者文正乞自往經抚于是以叅知政事為河東  
陝西安撫使時呂許公夷簡謝事居圃田文正候往  
之許公問曰何事遽出也范荅以暫往經抚西路事  
畢即还矣許公曰叅政此行止蹈危机豈復再入文  
正未諭其旨果使事未还而以資政殿學士知邠州

東軒  
筆談

### 薛化光

太祖征河東絳州薛化光上言凡伐木先去枝葉後  
取根底今河東外有契丹之助內有人戶供輸切恐

歲月間未能下矣宜于太原北石嶺山及河北兩界  
東山靜揚林樂平鎮黃譯關百井社合建城寨扼契  
丹援兵迂其部內人戶于西京襄鄧唐汝給開田使  
自耕絕其供饋如此不教羊可平定矣其後果用其  
策而下河東化光簡肅之父後贈中書令

### 薛長儒

薛長儒為漢州通判戎卒閉營門放火殺人謀殺知  
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敢出長儒挺  
身出營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  
不欲謀者各在一邊于是不敢動惟本謀者八人突

門而出散于諸縣村野捕獲是時非長儒則一城之人盡遭塗炭於轄司不敢以聞遂不及賞長儒簡肅公之任厚厚人也臨事敢決如此

東齋記事

### 孔宗翰

元祐中上元駕幸凝祥池宴從臣教坊伶人以先聖為戲刑部侍郎孔宗翰奏唐文宗時嘗有為此戲者即斥去之今聖君宴犒羣臣豈宜尚容有此詔付伶官或曰此細事何足言者孔曰非尔所知天子春秋鼎盛方且尊德樂道而賤工乃尔褻慢縱而不治豈不累聖德乎聞者慚而嘆服

澠水燕談

### 呂蒙正

呂蒙正相公不喜記人之過初叅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于簾內指之曰是小子六叅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之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朝罷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不如不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

### 曹侍中

曹侍中彬為人仁愛多恕平教國未嘗妄斬一人嘗知徐州有吏犯罪阮立案踰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

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

### 趙槩

王原叔曰趙槩與歐陽修同在史館及同修起居注槩性重厚寡言修意輕之及修同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為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槩澹然不以屑意及韓范出又復除知制誥會脩甥嫁為脩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脩時脩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疾韓范者皆欲文致脩罪云與甥

亂上怒獄急群臣莫敢言者槩乃上書言脩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閤房曖昧之事輕加污蟻臣與脩踪跡素疎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体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為之懼槩亦澹然如平日久之脩終坐降為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槩復令求出迺出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槩復表讓以歐陽脩先進不可超越為季士奏雖不報時論

美之並諫水紀聞

### 李文靖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荐于李文靖公

沆屢矣而終不用一日萊公語文靖曰比屢言了謂之才而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抑鄙言不足聽耶文靖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使人上人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与寇叔寵相軋交互傾奪至于海康之禍始服文靖之識

東軒筆錄

### 王德用

叔礼為余言普通判定州佐王德用是時契丹主有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皆寓居道旅及民家圍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呼橫暴者將校相

戒吾輩各當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誼諱紛擾監官惧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德用德用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米以為所給尽如是故誼諱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与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尔誼諱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罪死德用又叱如此欲求决配乎指揮使百拜

米字疑衍合財書  
在信字下

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僚佐皆服其能處事

張齊賢

張齊賢為布衣時倜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道上  
送旅有群盜十餘人飲食于送旅之間居人皆惶恐  
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諸大夫求一  
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顧不棄  
吾輩粗疎恐為秀才咲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  
嚙齷兒所為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  
何間焉乃取大盃滿酌飲之一牽而盡如是者三又  
取豚肩以指公為教段又啣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

愕然皆咨嗟嘆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  
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為盜  
耳願早自結納競以金帛貽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  
而返

二

王太尉荐寇萊公為相萊公教短太尉于上前而太  
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  
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久政事缺失必多準  
對階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  
是益賢太尉萊公在藩鎮嘗曰生日造山棚大宴又



其服用僭侈為人所奏上怒甚謂太尉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駭何上意遽解曰然此正是駭耳遂不問及太尉疾亟上問以後事惟對以宜早召寇準為相云

孟涑水  
紀聞

三

韓魏公言王文正母弟教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祠家廟列百壺于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悞復為善終亦不言

四

契丹飛奏于歲給外別給假金帛上以示王文正公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撥朝廷之意耳何其小哉上曰何以答之公曰立當以微物輕之也乃于歲給三十萬外各借二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慚次年復示有司契丹所借金帛二萬事局小可仰依常教与之今後永不為例

五

寇公準在樞府上欲罷之萊公已知亟使人告公曰遭逢最久今出欲一使相望同年主之公大驚曰將相之位極人臣之貴苟朝廷有所授亦當辭豈得以

此私干於人仍 萊公不樂後上議寇準令出  
與一甚官公曰寇準未三十歲已登樞府 太宗甚  
器之準有才望與之使相令當方面其風采足以為  
朝廷之光上然之翊日降旨萊公捧使相告謝于上  
前感激流涕曰苟非陛下主張臣安得有此命上曰  
王某知卿具道公之言萊公出謂人曰王同年器識  
非準可測

六

王與公欽若陳公克叟馮公知節同在樞密府一日  
上前回事相忿爭上公召公至則見與公諠譁不已

馮流涕曰願與王欽若同下御史府公迺與公曰  
王欽若對上豈得如此 上大怒乃命下獄公從容  
曰欽若等恃陛下願厚上煩陛下譴訶臣居宰府當行  
朝典然觀陛下天顏不怡願且還內來日取旨上許  
之公退召與公等切責之上怒未解與公等惶恐手  
疏待罪者相繼以聞翊日上召公曰王欽若等事如  
何處公曰臣晚夕思之欽若等當黜然未知使伏  
何罪上曰朕前忿爭無礼公曰陛下奄有天下而使  
大臣忿爭無礼之罪恐夷狄聞之無以威遠上曰  
卿意如何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

意且戒諭之候少間罷之未晚上曰非卿之言朕固難恐後月餘莫公皆罷

七

寇萊公準在長安日曰生日為会有所過當轉運使以聞上以狀示公曰寇準為大臣豈得如此僭越公覽奏咲曰寇準許大年紀尚駢耳曰奏曰陛下撫服臣庶不欲令大臣聞被奢侈之名此奏頭錄付準必自過萊公被命連削坐罪而止

八

上出喜雨詩示二府聚看于上前公袖歸曰諭同列

馬廷馮之漢

曰上詩有一字誤入改却王莫公欽若曰此六無

害欽若沮而陰有奏陳翌日上怒謂公曰昨日朕詩

有誤馮字卿等皆見何不奏來公再拜謝曰昨日得

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不勝惶惧諸公皆再拜獨樞

密馬公勸知不拜且言曰公欲奉白而王欽若沮之

又曰王某畧不自辨真宰相器也上頷咲而撫諭之

九

張徐公耆任馬軍都帥被旨選兵下令大沒兵惧而欲為變有密以聞上召二府議之曰若罪張耆今後帥臣何以御衆捕之則都邑之下或至驚擾尤為不

可上曰朕亦以此思之公曰累奉德音欲任張耆在樞密府臣以未歷事今若擢用解兵叔謀者自安矣乃進耆為樞密付使諸帥遷謀者果定上語輔臣曰王謀善鎮大事真宰相也

十

有卜者上封事語于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曰籍其家有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狂妄果臣寮與之從遊盡可付御史獄案公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算命選日草本即無言及朝廷事臣記往年亦曾令此人推步生日星辰其

尚存曰出以奏曰奉行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曰臣不欲曰以下祝賤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訖繼有大臣力乞行欲曰而擠之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焚之矣

十一

王沂公曾李觀察維薛尚書映一日謁公曰訖疾薛之色公婿韓億時在州下見之一日以此啟白公曰韓即未之思耳王薛皆李之婿相率而來恐有所干於朝廷事果不可沮之無害若可行答以何辭執政之大忌也韓乃謝曰非億所知後果李文靖

有所請並名臣  
遺事

卷之十三終

皇朝類苑卷第十四

德量智識

王文正

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敏中曰師德兩謁王相  
公門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  
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  
上前說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  
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  
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啟之公曰某處

安得有人敢輕毀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固稱德師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二

東封車駕在道夜有堂吏被酒忿爭皆愴惶入白公卧不答夜入對上曰臣寮奏狀千乘萬騎在外可斬首以令衆公曰此正小人一時醉毆若斬之是禁人飲酒令飲酒者皆懼車駕在外人情馬在安已捕歸京府繫泊後府申府公曰若從輕斷亦

恐縱人令需大赦可赦之矣

三

公為朝脩使自禁中乘車輅出都門百官餞於道乃憇於傳舍兩禁請見叩頭公榮遇之盛公曰但覺愧及自不安耳

四

臣寮上言諸司人吏名公送名入仕上令遍之了無一人其言者自有數輩上以視曰是人謗卿也公曰臣為宰相或令百司補者吏人不為過也臣親舊亦多恐假以臣名送去亦不可知言者必不妄終不自辨

五

中書有事聞送密院事礙詔格寇萊公準在樞密府特以聞上曰中書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得非不便公見之拜于上前曰此實中書之失堂吏皆遭罰責密吏惶恐白寇公曰中書密院日有相干自來止送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宰相謝罪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旧詔堂吏得之欣然而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慙翌日見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不答銓司申舉乞罷選人過堂公曰此唐朝典故但宰相不舉職廢為事且當存之神仲尼所謂我愛其禮也

六

有貨玉帶者持以及門弟因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繫之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玉名石也得不重乎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也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於賜帶太宗皇帝一日命蘇公易簡曰卿看兩制中誰當大任蘇公云臣見同年王某有器識遠大不可量也太宗曰朕志亦先定矣公知之以女適蘇公之子者時蘇公夢其母太夫人蘇氏在堂每至公出拜叙同年之契嘗語薛氏曰使女子在夫人之左右乃報同

年之知也臣已遺事見名

王冀公

王欽若為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大雨倉司以穀濕不為受納民自遠方來輸將者食穀且盡不能得輸欽若悉命輸之倉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穀不致朽敗奏至太宗大喜手詔之因識其名滿任入擢為朝官

答許

李允則

李允則知雄州十八年初朝廷與契丹和親約不修河北城隍允則欲展雄州城乃置銀器數百兩於城

北神祠中或曰城北孤迥請多以人守之允則不許數日契丹數十騎盜取之允則大怒移牒涿州捕賊因且喜急築其城契丹內慙不敢止也並涑水紀聞

燕龍圖

燕龍圖肅有巧思初為永興推官知府寇萊公舞柘枝有一鼓甚惜之其環忽脫公悵然以問諸匠皆莫知所為燕請以環脚為鑲簧納之則不脫矣萊公大喜燕為人寬厚長者博學多聞其刻漏法最精今州

郡往有之見廬陵居士集

張師正



英宗即位赦天下內凡外將校廂軍皆加恩是時荆南所給緜帛皆故惡不堪既陳于庭中軍士睨之失色揚言曰朝廷大恩而乃以此給我自旦至午不肯受賜而偶語紛紛不已轉運使劉述不知所為居民往往奔出城外且言變起矣是或張師正為州鈐轄馳入軍資庫呼將卒前曰朝廷非次之恩州郡同無預備今帑中所有止如此汝輩不肯拜賜將何為也必欲反則非殺我不可遂擲劍于廷下披胃示之群校茫然自失遽聲諾受賜而去

魏丕

東軒筆錄

魏丕作坊使旧制床子弩止七百步上令丕增造至一千步求規於信信令懸弩子架以重墜其兩端弩勢圓取所墜之較物之但于二分中增一分以墜新弩則自可千步矣如其製造果至千步雖百試不差

出韓魏王別錄

見王壺清誌

寇萊公

一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晉公遣中使賫勅往受之以錦囊貯斂揭於馬前既至萊公方與郡官晏飲駟之吏言狀萊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

久之問其所來以之故不答上下皆惶恐不知所為  
萊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  
中使不得已乃以勅授之萊公乃從錄事叅軍借綠  
衫着之短終至膝拜受勅於廷升階復晏飲至暮乃  
罷

二

寇公從車駕在澶淵每夕與楊億痛飲謳歌戲謔誼  
譁常達旦上使人覘知之喜曰得渠如此吾何憂焉  
虜兵既退求和親詔劉仁範往議之仁範以疾辭乃  
命曹利用代之利用與之約歲給金繒二十萬虜嫌

其少利用復還奏之上曰百萬以下皆許之利用辭  
去準召利用至幄次語之曰雖有勅旨汝往所許毋  
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準：將斬汝利用至  
虜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車駕還澶淵畢士安迎  
於半道既而至京師士安罷相寇準代為首相

王化基

王化基為人寬厚嘗知某州與僚屬同坐有卒過庭  
下為化基拜而不及幕職怒退召其卒笞之化基聞  
之笑曰我不知其欲得一拜如此之重也邇或知之  
化基無用此拜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官至叅知

政事礼部尚書謚曰安簡

王濟張稷

景德初契丹寇澶淵樞密使陳堯叟奏請江河皆撤去浮橋舟船皆泊南岸勅下河陽陝府河中府如其奏百姓大驚擾監察御史王濟知河中府獨不肯撤封還勅書且奏以為不可陝州通判張稷時以公事在外州中已撤浮橋稷還聞河中不撤乃復脩之寇相時在中書由是知此二人明年召濟為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方且進用濟性鯁直衆多嫌之及寇相出濟遂以郎中知杭州徙知洪州而卒張稷以此

為三司判官轉運使並見凍水紀聞

張乖崖

乖崖公鎮蜀時主帥平賊如風悸草乱久不寧息公謂主帥曰有平民無告者在黨中亦宜治之翌日帥送賊二十餘人請公治之公悉公憑遣之曰各着去帥怒曰何擅縱賊人公曰昨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僕與足下化賊為民用固邦本

二

主帥帳下罷一虞候卒頗恃勢嚇民暴取財物皆吞聲與之因民有訴其强奪者彼知公怒乃縋東城夜

遯公差衙校徃捕之約曰尔于擒得處則渾衣撲入  
井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群黨怙知彼已投井故  
浮議杜絕又免與主帥有不協名

三

川界既安兵未凱旋頗有驕色食必肥鮮衣必華煥  
而妻子是戀公慮其回兵日有顧望心遂密奏乞差  
上前心腹近臣可以彈壓得主帥者分其權勢  
然後抽兵即無虞矣尋詔崇義副使入內內侍押班  
衛紹欽光同西川捉賊招安使衛風儀峻整詞氣謹  
直折衡行事帥不能違幕下軍吏悉皆畏憚遂旋抽

兵赴闕一無顧戀者改元至道春二月衛入覲奏劔  
門署上官正守闕有功遂詔授峯州團練使充西川  
招安使替主帥歸京公與上官氣義相得謀無不臧  
由是川路無拾遺矣公乃作溥蜀詩四十韵見本集

四

平李順賊明年有廣武揮卒刘旰者自懷安軍劫巡  
檢使率衆叛金帶衣甲衝破漢州西往彭州路去公  
日與上官正及僚屬徃大慈寺奕碁偶射民間憂喜  
相半不知其由公料賊經康軍將至蜀州謂上官  
正曰請行公約曰此去新津抵方井必遇賊彼疲我

銳擊之必克翌日至方井果與賊相遇掩殺殆盡上官凱旋公迎之歡燕盡白或謂公曰賊襲破數即不逐之何也公曰賊勢方盛三日而四郡不守五日而兩州震驚若襲之與鬪必彼勇而我怯曷若俟其氣衰擊之則勢如破竹矣

五

討刘旰兵士回有以帶賊首級而來欲謀為戰功者公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耶此必戰後剪來知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如李士之言果神明矣當時隨倫為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体主帥令付

營切要將理公曰豈若是耶遂遣令悉擡舁來既至公先錄傷兵士功以帶首級來者次之是時軍情仰公賞罰至當相顧歡躍公先廳前分塚錢絹充卸甲于例物公遂出迎上官燕于衝署引甲士坐于東廂勞之曰喜汝等殺賊勝回各各卸下衣甲領取例物歸營去衆皆肩抱錢絹歡躍盈衢百姓不限親疎迎之相賀

六

景德中虜寇犯邊河朔州郡多罹其毒兵士將深溝高壘以自固未有議其出者時有一班行李居正避

廟諱者權征賦于一鑊疾其凶橫若是哀其老幼無辜鳩集市人召募丁壯出其不意邀而擊之奪其老幼婦女援送其家有位者雖壯其勇無與議其功者公時判三班院聞其名而不識其面乃嗟稱曰下位者如此而不預旌賞何以勸士大夫耶於是錄其壯跡條奏以聞特與遷官仍充閣門祗候而不使知之李承恩之後夙夜念之莫知其由有人謂之曰所舉者乃張尚書也因詣謝之不得見閣者通榜子得字數行云公臨陣勇臨財廉涖事勤臨民仁加之畏慎此報國大效也所謝近私不及相見李既得之愈勝

一見捧玩佩服不離于懷李一旦推例有剽摠計士衡訪其履歷李以前事對即嗟嘆久之曰古人弗及也因命立石于三司下以備史之闕文

七

李旼苦疔既瘳請謁公曰子于病中曾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慎之靜久自愈

八

公視事退屏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為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塲務

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邪必心極幽懣使  
之然尔故憫之

九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  
閱始出眾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  
復攬轡行眾不敢謹趙濟畏之龍圖乖崖孫偁也嘗  
以此事告于韓魏公公曰當是時某亦不敢措置上以

並見忠定公語錄

文潞公

一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晏嘗晏鈴轄廨舍夜久不罷從  
卒輒折馬廐為薪不可禁過軍校白之座客股栗公  
曰天實寒可折與之神色自若宴飲如故卒氣沮卒  
無以為變出涑水紀聞

二

文公為相龐公為樞密使以國用不足同議省兵於  
是棟放為民者六萬餘人減其衣糧之半者二萬餘  
人眾議紛紛以為不可施昌言李昭亮尤甚皆言衣  
食于官久不願為農又皆習弓力一旦散之閭閻皆  
為盜賊上亦疑之以問二公公曰今公私困竭上下

皇皇其故非他正由蓄養見兵大多故也今不省去  
無由蘇息萬一果有聚為盜賊者二臣請以死當之  
既而昭亮又奏兵人揀放所以如是多者大抵皆縮  
頸曲身詐為短小以欺官私耳公乃言兵人苟不樂  
歸農何為詐欺如此上意乃決邊儲由是稍蘇後數  
年王德用為樞密使許懷德為殿前都指揮使復奏  
選廂軍以補禁軍增數萬人

韓魏公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壞塚

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  
為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桌以覆錦衣置玉盞其  
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座客俄為一吏誤  
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  
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數俄顧吏曰  
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嘆服公寬厚不已  
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于傍侍兵他顧  
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  
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  
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二

孫和甫嘉祐平治間在中書編排文字嘗言公當昭陵未復土英廟未親政朝廷多故中書文字日盈于前一從頭看之了即處置了接人更久處事更多精神意思定而不乱靜而不煩如終日未嘗觸事者殊不似議了一件事讀了一紙文字精神意思半日不來

三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公則不然從容喻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

峻折之也

四

公言司馬君實初除樞密副使竟辭不受時公在魏聞之亟遣人賫書與潞公勉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之或不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讓潞公以書呈君實云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為不少矣得寬夫書云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須求之

古人語並魏王錄

凡人語及其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

如道尋常事公曰某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則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某所能也

五

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尽声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者公于其間最為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而公數以事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耳公處之不失和李莫能致怨同時諸公亦不以為介也

六

吳長文璟素以勁挺有器節稱公亦稱之及幕府有

闕門下有以璟為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罪敗皆如其言

七

定州西北近邊山林旧禁斬伐其後楊懷敏言并以近襄淺山耕藝之地槩行禁止督州縣自枯河北巡邏日益嚴犯者輒致于法邊人或居徙失業公乃遣官行視去北境尚五六十里足為防別定禁地揭榜諭之非令所禁者縱民採伐由是地六百餘里莫不感悅

禁卒有逃私教日而負其母以至者軍中執之以見公按法當死卒曰母老且病近在教舍間常恐不復見誠知擅法當誅得一見無恨公惻然考按得實即死以便冝宥之軍中感激有垂涕者魏王公別錄

王沂公

一 王沂王公當軸以重厚鎮天下尤抑奔競張師德久次館閣博李有時望而不事造請最為魯肅簡所知一日中書議除知制誥一人魯盛稱張才德沂公以

未識為辭魯密諷張見沂公張辭不往魯屢諷之張重違魯意始緣賤事一往沂公辭不見張大悔恨他日中書復議魯曰無以易張向已為公言之矣沂公曰張君器識德行足以當此但尚有請謁耳逾年方命掌誥沂公之取人如此故當時士大夫以冲晦自

養渾水燕談

二

韓魏公言王沂公德器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品題一兩句者皆以為榮琦為諫官時因納劄子忽云近日頻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

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于國家事  
尔公聞此言益自信也

狄武公

韓魏公言狄青作定副帥一日宴公惟刘易先生與  
焉易性素疎訐時優人以儒為戲易勃然謂黥卒敢  
如此詬詈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  
襄氣殊自若不少動色笑語益温次日武襄首造刘  
易謝公于是時已知其有量魏王別錄

范文正

慶曆中余靖毆陽脩蔡襄王素為諫官時謂之四諫

四人力引石介執政欲從之時范仲淹為叅知政事  
獨謂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奇異使為諫  
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  
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  
失德朝政事本自修葺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伏其  
言而罷東軒筆錄

皇朝類苑卷第十四

皇朝類苑

皇朝類苑卷第十五

顧問奏對

雷德驥

雷德驥判大理寺因便殿奏事 太祖方燕服見之

因問曰古者以官奴婢賜臣下遂與本家姓其意安

在德驥曰古人制貴賤之分使不可瀆恐後世譜牒

不明有以奴主為婚者 太祖喜曰卿深得古人立

法意由是嘆重久之自後每德驥奏事雖在燕處為

御袍帶以見 東軒筆錄

王貽孫

太祖常問趙韓王曰男尊女卑何以男跪女不跪歷  
問臣無有知者惟貽孫曰古者男女皆跪至天后  
始拜而不跪韓王曰何以為質貽孫曰古詩云長跪  
問故夫遂得振譽清話

種司諫

真宗西祀回蹕次河中時長安父老三千人具表詣  
行在乞臨幸且稱漢唐舊都關河雄固神祇人民無  
不望天光之下臨也上意未固召種司諫放以決  
之時種持兄喪於家既至行在真廟携之登鶴鵲樓  
與決雍都之幸種懇奏曰大駕此幸有不便者三

陛下方以孝治天下翻事秦漢侈心封禪群嶽而更  
臨遊別都久拋宗廟於孝為闕此其不便一也百司  
供擬頓伏事繁晚春蠶麥已登深費農務此不便二  
也精兵重臣扈從車蹕京國一空民心無依况九廟  
乎此陛下深宜念之乃其三也上正色然曰臣  
僚無一語及此者放曰近臣但頓扈清蹕行曠典文  
頌聲以邀己名此陛下當自寤於清衷也翌日傳詔  
駕輿還闕臨遣雍人請幸宜不允真宗便欲邀放  
從駕至京放乞還家林上曰不久即當召卿

湘山野錄

王彥超

太祖微時嘗遊鳳翔從王彥超遺十千遣之後即位  
悉徵藩侯入覲宴苑中縱酒為樂諸帥競論疇昔功  
勲惟彥超獨言久忝藩寄無功能可紀願納符節入  
備宿衛 上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是  
也從容謂彥超卿當日不留我何也對曰蹄涔之水  
豈足容神龍萬一留止又豈有今日之事帝之受命  
非細事也 楊文公談苑

趙韓王

太祖初即位趙韓王為相顧趙曰汝雖為相見舊相

班立坐起也須且讓他趙奏曰陛下初創業以臣為  
相正欲彈壓四方臣見舊相須在上不可更讓也

太祖嘉之洎因奏事忤旨上怒就趙手掣奏劄子按  
而擲之趙徐拾起以手展開近前復奏上愈怒拂袖  
起趙猶奏曰此事合如此容臣進入取旨其膽量如  
此一日因大宴雨驟至 太祖不悅少頃雨不止形  
於言色以至叱怒左右趙近前奏曰外面百姓久望  
雨 官家大宴何妨只是損得些陳設濕得些樂官  
衣裳但令樂官雨中做雜劇此時雨難得當百姓得  
雨快活之際正好吃酒娛樂 太祖於是大喜宣樂

人就雨中做雜劇奏樂於是屢勸近臣百官軍員喫酒盡醉而散趙之為相臨時機變能回上意如此

談錄

公晉

二

彌德超起自冗列為諸司使雍熙中因奏事稱旨驟加委遇時侍中曹公彬勲望特隆德超陰以計中傷誣其不軌太祖疑之拜德超樞密副使不數月屬趙公普再秉鈞軸因為辨雪保證事狀明白上乃大悟即時竄逐德超而待彬如初自是數日上頗不憚從容謂普等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悞大事夙夜循

省內愧於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知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必立斷此所彰陛下之至美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歷典方郡姦贓事覺下獄案劾款占未具時郊祀將近太宗怒其貪墨遣中使諭旨於執政曰祖吉特俾郊赦不貸翊日宰相趙公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而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于神明而吉本何人亦安足以隳陛下赦令哉上善其對而止

沂國文正公筆錄

三



太祖一日召趙中令出取幽州圖以示之趙中令詳  
觀稱嘆曰是必曹彬所為也帝曰何以知之普曰方  
今將帥材謀無出於翰此圖非翰他人不可為也翰  
往必得幽州然既取幽州陛下遣何人代翰 帝然  
然持圖歸內朝錄退

### 僧贊寧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  
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  
過去佛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類俳優然適  
會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

皆不拜也議者以為得禮

廬陵歸田錄

### 沈文通

英宗素憤戚里之奢僭初即位殿前馬步軍都指揮  
使李璋犯家銷金即日下有司必欲窮治之知開封  
府沈邁從容奏曰陛下出繼 仁宗李璋乃 仁宗  
舅家也 英宗惕然曰初不思也李士為我平之沈  
退坐府召衆匠出衣示曰此銷金乎銷銅乎匠曰銅  
也沈即命火焚之而罷筆錄軒

### 竇儀

陶穀竇儀在翰林乾德二年正月范質王溥魏仁溥

皇朝類苑卷十五  
俱罷相傳趙韓王登庸制既下而韓王綸誥無宰相  
署勅詔問李士陶穀建議云自古輔臣未嘗有虛位  
者惟唐大中甘露事後數日絕班當是時僕射令狐  
楚鄭覃奉行制書今南省官亦可署勅儀曰穀之所  
陳非承平之時不足援據今皇弟開封府尹同平章  
事即宰相之任也可以署勅 太祖間之喜曰儀之  
言是也即令 太宗署勅以賜之 金事坡遺事

范文正

慶曆四年四月戊戌 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叅知  
政事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

正在朝未嘗不各為一黨不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  
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 涑水紀聞

劉燁

王文康治蜀頗以法御下有謗其可 會劉燁召還  
為左正言 真宗召問凌策王其治蜀孰優曰凌策  
在蜀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王其傳歲少歉慮民  
為盜故以法治之使之易治則皆然 真宗善其言

本朝名臣傳

蘇易簡

太宗命蘇易簡詳講文中子有素遺子食多經羨黎

糗之說上因問曰食品珍瓏何物為最易簡對曰臣問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齏汁為美太宗笑問其故曰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燒火乘興痛飲大醉就寢四鼓始醒以重衾所擁咽吻燥渴時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壺盎不暇呼僮披衣掬雪以兩手滿引數缶連沃渴肺咀齏數莖燦若金脆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厨薦脯鳳脂殆恐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記其事因循未暇也太宗笑然之

丁晉公

真宗嘗曲宴群臣於大清樓君臣懽悅談笑無間忽

問市沽尤佳者何處中貴人奏有南仁和者亟令進之遍使賜宴席上亦頗愛問其直中貴人以實價對之上遽問近臣曰唐酒價幾何無能對者惟丁晉公奏曰唐酒每一升三十上曰安知丁曰臣嘗記杜甫詩曰速須相聚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是知一升三十上大喜曰甫之詩自為一時之史

並出玉壺清話

魏諫議

魏諫議嘗出守利州兼轄一路巡檢使尋加戶部員外郎未幾會邛蜀順賊作孽就差陝西至益州轉運使鈴轄一路兵車公事委寄之重時議榮之凡百運

籌洞明利害于是徑馳車騎入詣雙闕既而闕門宣  
旨曰若有事即與中書評議公覆奏曰臣遠持國家  
機事取斷於宸衷致於獲罪而乃甘心匪為宰相而  
來日方午太宗召對曰臣僚上言草寇些少兼將  
寧靜公對曰臣之所見誠恐上昧天聽今賊徒控扼  
藩方劫掠郡縣然上憑聖筭尅日剪除其如朝廷  
為之貽憂軍民為之搔動且西蜀阻險地遠王化更  
慮向此兇豎遺類接跡草莽未可詳焉太宗英悟  
從容未納賜錢五十萬假甲第一區以安其家仍給  
公人警喝前後乘傳復往餘孽悉平咸平中王鈞盜

發果符公先見之明也

見聞錄

始平公

始平公自鄆徙并過京師上謂是時上新用文富為  
相自以為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何如公對二臣  
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  
誠如卿言彥博尤多私雖不聞以大忠致君亦未可  
謂之完宰相借如伊尹五就湯而五就桀非歷君之  
多乎唐公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况擬人必於其倫以  
馮道竊比伊尹則臣所未諭也卒然進說吐詞為經  
美哉

李侍讀

李侍讀仲容魁梧善飲而禁號為李萬回。真宗飲量近臣無擬者欲敵飲則詔公。居嘗寡談頗無記誦酒至酣則應對如流一夕真宗命巨觥俾滿引欲劇觀其量引數大醉起固辭曰告官家撤巨器上乘醉問之何故謂天子為官家遽對曰臣嘗讀蔣濟萬機論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甚喜從容教盃上又曰真所謂君臣千載遇也。李亞曰臣惟有忠孝一生心也縱冥搜不及於此。並見湘山野錄

劉綜

劉綜名臣也少孤依外兄通遠軍使董遵誨以從李遵誨遣賫。賜遵誨綜時年十六歲奏曰臣外

兄止以方物備貢人臣之嘗節陛下解寶勒賜之臣別立殊績陛下當何以賜之敷奏清雅辭容秀徹太祖愛之謂左右曰此非常材從容謂之曰吾委遵誨以方面不而善乎。凍水紀聞

李南陽

李至為叅政知事今上即位朝士韓見素彭繪淳于雍等數人連表乞致仕上頗謙之謂宰相曰縉紳中

多求退跡何也至對曰退跡者幾何躁進者蓋甚衆矣上默然後或引疾者皆遂其請亦仁者之言也

二

禮記月令篇舊第四鄭玄注孔穎達作疏皆依此篇自開元中李林甫受詔學者重加增損多所改易舊文外其篇居第一至今用之李至任祕書監日因召對其事至道末遂下館閣議胡旦草議狀取鄭李二家對較之凡數言攻林甫之失兼云貢舉言禮所試用孔疏而文注乃用林甫其相矛盾請復用鄭注為是宰相呂端不能決報罷之後至叅政亦不能釐

整其事

已上並楊文公談苑

唐質肅

熙寧而來大臣盡學術該貫人主明博議政罷每留之詢講道義彌日論及近代名臣始終大節時宰相有舉馮道者蓋言歷事四朝不渝其守叅政唐公介曰兢慎自全道則有之然歷君至於富弼萬口同詞皆云賢相也始平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其所為實無所私但者毀之耳况前日被謗而出今當愈畏慎矣富弼為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為怨者故交口譽之與其進用而

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悲心  
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槩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  
為謗矣此陛下所以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  
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后可以責其成功  
若以一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  
太平之功未易致也上曰卿言是也紀見涑水

張昭

劉張至闕下欲獻俘太廟莫知其儀時張昭以戶部  
尚書致仕於家深識典故國初規制皆張昭與竇儀  
所定太宗遣學士李澣就問俘廟之儀庶同參酌

張昭卧病口占其式以授澣不遺一字澣遂心伏昭

之該明玉壺清話

文潞公

元豐中文潞公自北都召對上問以至和繼嗣事  
公對曰臣等備位兩府當此之際議繼嗣事乃職分  
耳然幸值時無李輔國王守澄之徒用事于中故臣  
等得效其忠懇耳上憮然有缺文

寇萊公

澶淵之役王超傅潛兵力不支遂致中外之議不一  
至有以北戎沮開運之勝聞於上者惟寇萊公準首

乞親征李沆宗湜贊之然而群下終以未必勝為言  
時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乞幸江南真宗一夕召  
萊公語曰有人勸朕幸江南與西川者卿以為何如  
萊公答曰不知何人發此二謀真宗曰卿姑斷其  
可否勿問其人也萊公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繫  
鼓然後北伐耳真宗默然而悟遂決澶淵之行

呂許公

寶元中御史府久闕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問  
以憲長久虛之故李奏曰此乃呂夷簡欲用蘇紳臣  
聞夷簡已許紳矣仁宗疑之異時因問許公曰何

故久不除中丞公奏曰中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而  
下皆得彈擊其選用當出自聖意臣等豈敢銓量之  
仁宗頷之自是知其直矣並見錄

司馬溫公

一

熙寧二年十一月庚辰司馬光讀資治通鑑漢紀至  
曹叅代蕭何為相國一遵何故事因言叅以無事鎮  
撫海內得成守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宴然衣食  
滋上曰使漢常守蕭何之法久而不變可乎光  
曰何獨漢夫道萬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守



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乃反商政  
政由舊雖周亦用商政書曰毋作聰明亂舊章然則  
祖宗舊章何可變也漢武帝用張湯之言取高帝法  
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宣帝用高帝舊法但擇良二千  
石使治民而天下大治元帝初立頗改宣帝之政丞  
相衡止䟽言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虛為此紛紛也  
陛下視宣帝之為政雖則為擾荀卿曰有治人無治  
法故為治在得人不在變法也上曰人與法亦相表  
裏耳光曰苟得其人則無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雖  
有善法失先後之師矣故當急於求人而緩於立法

也

二

壬午呂惠卿講咸有一德因言法不可不變先王之  
法有一歲一變者正月始和置於象魏是也有五歲  
一變者五載一巡守考制度于諸侯是也有世一一  
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世不變者父慈子孝  
兄弟弟恭是也前日司馬光言漢守蕭何之法則治  
變之則亂臣竊以為不然惠帝除三族罪妖言挾令  
書律文帝除叔孥令安得謂之不變哉武帝以窮兵  
黷武奢淫厚歛而盜賊起宣帝以總覈名實而天下

治元帝以任用恭顯殺蕭望之而漢道衰皆非由變法與不變法也夫以弊則不必變安得坐視其弊而不變和書所謂無作聰明亂舊章者謂實非聰明而妄作之非謂舊章不可變也光之措意蓋不徒然必以國家近日多更張舊政因此規諷又以臣制置三司條例及看詳中書條例故發此論也臣願陛下深察光言苟光言為是則當從之若光言為非陛下亦當播告之脩不匿厥旨召光詰問使議論歸一上召光謂曰卿聞呂惠卿之言何如光對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漢惠文武宣元治亂之體是也言

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則非也正月始和置於魏象乃舊章也非一歲一變也亦猶州長黨正族師於四孟月朔屬民而讀邦法也豈得為時變耶天子恐諸侯變礼易樂故五載一巡守有變亂舊章者則削黜之非五歲一變法也刑罰世輕世重者蓋新國亂國平國隨時而用非一世一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不大壞不更造也大壞更造必得良匠又得美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庇不也講筵之官皆在此乞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

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而已苟用利而已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曰司馬光備位侍從見廷朝事有未便即當論列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豈可但已光曰前者詔書責侍從之臣言事君當上疏指陳得失如制置條例司之類盡在其中未審得進達聖聰否上曰見之光曰然則臣不為不言矣至于言不用而不去此則臣之罪也惠卿責臣實當其罪臣不敢逃上曰相與共講是非何至乃尔王珪進曰司馬光所言蓋以朝廷所更之事或為利甚少為害甚多者亦不必更矣

因目光令退王珪進讀史記光進讀資治通鑑畢降階將退上命遷坐墩于門內御榻之前皆命就坐王珪禮辭不許皆再拜而坐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士大夫詢皆以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珪對臣曰疏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知道路又不能知其虛實也上曰據所聞言之光曰朝廷散青苗錢茲事非便今閭里富民乘貧者乏無之際出息錢以貸之候其收穫責以穀麥貧者寒耕熟耘僅得斗斛之收未離場圃已盡為富室奪去彼皆編戶富民非有上下之

勢刑罰之威徒以富有之故尚能蠶食細民使之困瘁况縣官督責之嚴乎臣恐細民將不聊生矣呂惠卿曰司馬光不知此事彼富室為之則害民今縣官為之乃所以利民也昨者青苗錢令民願取者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即富室亦不强與也臣聞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陝西河行之久矣民不以為病也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上能

東

以病民况今立法訴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王珪等皆曰起對曰坐倉甚不便朝廷近罷之甚善上曰未嘗罷也光曰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石則歲減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價賤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光言曰皆細事不足煩聖慮陛下但當擇人而久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正謂此

也上復與衆人講論治道至晡後王珪等請起上命  
賜湯復謂光曰卿勿以嚮者呂惠卿之言遂不慰意  
光對曰不敢遂退

七年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五代紀三十卷資治通鑑自治平三年置局每修  
一代史畢上呈書成總二百九十四卷目錄考異各  
三十卷上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  
遠矣輔臣請觀之遂命付三省仍令速進入以為資  
政殿學士降詔獎諭

出凍水  
紀聞



